

續金華叢書



續金華叢書



東萊呂太史別集卷第十三

讀書雜記二

續金華叢書

春秋講義

乾道庚寅嚴州

序

學欲切而思欲近吾夫子作春秋蓋以深切自命而傳經者亦謂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春秋君子將用力於切近之地置是經其何從昔者某嘗讀是經矣降隱訖哀閱君十二其褒者既往之功也其貶者既往之罪也其國其爵其氏其名皆既往之陳迹也終日歷數古人之臧否而我無與焉不識所謂切近者果何等語意者夫子之褒貶借占而警今邪生同世居同里榮悴戚休尙有旁觀平睨茫然如不見考況用賞罰于冢中枯骨若今人何聖人作經殆不如是也然則春秋所謂切近者豈無所在邪通古今爲一時合彼已爲一體前後應彼動此隨然後知吾夫子之筆削本非爲他人設苟尙有絲髮之蔽判然已爲二物矣經非疎我而我則疎經盍內訟我之未近不當妄疑經之遠也某始學者也切近用力之地何足以知之敬因諸

君問津焉

隱公

始隱之說諸家莫能定于一非晚學所敢折衷嘗試以夫子始作春秋之意與諸君論之孟軻氏有言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孔子懼作春秋說之邪也天下所同聞也行之暴也天下所同見也同聞同見而懼者獨孔子焉是何也手足風痺雖加笞箠頑然而不知痛無疾之人一豪傷其膚固已嘖蹙慘怛中心達於面目矣人皆風痺而孔子獨無疾宜舉世不懼而孔子獨懼也春秋既成而亂臣賊子懼向者不懼而今者懼果安從生哉亦猶風痺之人倉佗和緩療以鍼石氣血流注復知疾痛苛癢之所在是知非自外至也醫能發其知而不能與其知也覺有先後人無聖愚未懼則爲亂臣賊子既懼則克念作聖庶乎其可進矣吾徒終日酣醉邪說暴行中莫覺莫悟漫不知懼自今以始盍謁醫於是書一鍼一石其痛其否諸君其自知之矣豈他人所能預哉

元年

命日以元虞典也命祀以元商訓也年祀曰辰之首其謂之元蓋已久矣豈孔子作春秋而始名之哉說春秋者乃言春秋謂一爲元殆欲深求經旨而反淺之也彼竊意因舊稱則不待聖人之筆創新例然後見聖人之功於是謂一爲元之論出焉抑不知天地之間名數聲形無非至理聖人亦何所加損哉特舉以示之而已首年之稱元未有知其所始者自夫子筆之春秋舉以示人而百聖之所宗萬事之所統咸見於一字之間奚必名出夫子而後謂之精義哉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邦舊則周之名亦舊命新則周之名亦新周則一而新舊二焉學者盍以是觀之

春王正月

堯授舜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舜授禹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書載舜禹受命之始正月之外未嘗復加一辭也春秋樂道堯舜之道而以王冠正月其書法與典謨不類是獨何歟天下皆知有帝故虞之

正月不冠以帝天下皆知有王故夏之正月不冠以王大綱已舉大法已明苟復加一辭則爲贅矣春秋之時人欲肆天理滅泯泯莽莽瞽亂昏惑夫子不得已而標王之一字出諸正月之上然後天下知自隱至哀二百四十二年之間予奪褒貶無非王道之流行自歲首至歲窮三百六旬之間視聽食息無非王道之發見向若夫子不筆之於經則人雖終日不離王道之內習不察行不著亦不知王之爲王矣嗚呼夫子雖欲如書之無言豈可得哉

不書卽位

夫子因魯史而作春秋昔無今有者皆夫子所筆也昔有今無者皆夫子所削也夫子之筆始於書王夫子之削始於不書卽位始筆始削蓋有大義存焉說者論隱公之不書卽位或以爲攝或以爲遜或以爲不舉踐阼之禮或以爲不明嫡庶之分信如是則春秋所辨者特魯國之是非隱公之得失耳嗚呼春秋萬世之書也一魯國之是非一隱公之得失豈大義之所存哉雖使隱公果非攝果非遜果行

踐阼之禮果正嫡庶之分春秋亦將不書卽位焉是何也治綱者曰
在所後治源者流非所先子受命於父臣受命於君諸侯受命於天
子此天地之常經春秋之闕綱大原也自周失政諸侯私其土專其
封父終子襲莫知受命於天子故春秋首奪隱公之卽位使萬世之
爲子爲臣爲諸侯者咸知身非已有爵非已有國非已有三綱得存
五品得敘皆夫子一削之力也彼魯國隱公之故特萬目之一曰眾
流之一流耳豈足以盡春秋之大義哉或曰春秋十二公之卽位皆
非受命於天子者盍皆削之可也何爲有書有不書曰夫子首削隱
公之卽位端本正始大義旣已明矣十二公雖均不受命於天子然
罪有輕重情有淺深錙銖不辨則非子思所謂文理密察足以有別
者也故曰致廣大而盡精微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此春秋見於行事之始也義不勝而私交焉信不足而盟詛焉是固
春秋之所貶然聖人之意非可以兩端蔽之也隱公卽位于今三月

言言精言十一
國人叩首望維新之政意者必將創業垂統以大正於魯顧乃汲汲然結好於附庸之邾其本既隳其志既狹其示人者既不廣矣隱公豈以初政先務無若盟邾之急邪則王命廢壅竊位專土而不能討也嫡妾混殺基禍產亂而不能辨也國柄下移擅興專決而不能收也一國大綱三者實繫釋此不圖而邾婁疥癰之是憂首尾倒置規撫衰削遠近安得不解體姦雄安得不窺伺哉竊意鍾巫之難未必不兆於盟蔑之曰也此聖人所以警後世人君正始之大義也伊尹有言曰今王嗣厥後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隱公其亦未見此論邪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

兄弟天倫也管叔之誅周公之不幸也史序其事曰乃致辟管叔于商一語而三致意焉辟之爲言法也王法之所當加也周公以王法討叛臣周公不幸適尸其責本非兄弟之相戕者也而其辭猶始以乃而繼以致重之惜之憂之難之徘徊猶豫不忍之意惻然見于言

外此固天理人情之極也鄭伯養成叔段之惡納之於誅芟鋤翦伐略無一毫顧惜春秋因其情而書之曰鄭伯克段于鄆得傳則謂之克勝敵則謂之克兄弟于戈相尋人倫之大惡國家之大辱此何事而言克乎鄭伯泯滅民彝視其弟如戎狄寇讎除蕩覆不遺餘力此春秋所以因其情而命之以克也謂之克則不可言弟謂之弟則不可言克蓋克非可用於弟而弟亦非可克之人二者固不得而並也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夫婦人之始也死喪人之終也人道始終之際莫嚴焉故夫婦之典實天所敘而凶禮則五禮之二也昔臯陶爲舜陳謨興禮之後必繼以同寅協恭和衷哉者蓋天降生民主之天子輔之大臣凡以爲此而天子大臣同心協志兢兢代天者亦專以爲此也平王居舜之位乃使宰咺賵諸侯之妾宰咺居臯陶之位乃奉王命而賵諸侯之寵妾舜臯陶所與其治之天職至平王宰咺而盡廢矣陵嫡妾之分則

言部雜說卷二十一
天敘之典廢焉濫賄賄之恩則天秩之禮廢焉夫婦之典廢是人道
不得而始也死喪之禮廢是人道不得而終也終始俱失天下豈復
有人道乎此孔子所爲懼春秋所爲作也其書曰天王使宰咺來歸
惠公仲子之賵其意蓋謂以天王上宰之尊而下賵諸侯之寵妾胡
然而天也胡然而王也又胡然而宰也不待去天貶秩而居此位者
固已汗顏泚頰而無措足之地矣其爲萬世君臣之戒深矣哉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內不書名微者也外不書名微者也以微者而專兩國之盟春秋書
之豈議其輕盟誓之重乎曰盟非盛世之事也誠意不孚假牲血引
禍福以相要劫其交際亦既薄矣輕盟誓者固不足論重盟誓者亦
豈聖人之所取乎聖人所以筆魯宋微者之盟於春秋非惡其輕盟
誓之重乃憫其習盟詛以爲常也君與君盟卿與卿盟則猶謹之難
之未遽以爲常事今魯宋盟詛成俗習貫玩熟微者亦得主之殆以
盟詛爲日用飲食之常也以盟詛爲日用飲食之常是泯泯芴芴皆

失其本心也聖人表而出之所以覺一世之惑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凡春秋書來其義有三內女書來例也中國書來貶也戎狄書來略也祭伯以畿內諸侯而書來意者以私交而貶之乎祭伯爲周卿士親見王綱頹廢不能佐天子而一正之乃下比外交於列國宜聖人深貶之也昔召伯亦嘗爲王卿士矣黍苗之詩曰芄芃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之召伯一行而四國被其澤至與上天之膏雨分功其盛乃如此祭伯一出而春秋賤之使與介葛盧白狄比抑何衰邪召伯伯也祭伯亦伯也班爵同而榮辱異作經者豈有憎愛於其間哉咸其自取之耳

公子益師卒

具萬理於一言者聖人之筆爲然益師之卒載於魯史者不過史氏凡例之常耳聖筆一書懲勸交舉見王命之重焉見天職之公焉見君臣之義焉見死生之際焉史氏之法未有朝不坐宴不與而志其

卒於簡牘者益師以卒書必魯之大夫也春秋沒其爵蓋以命不出於天子雖有爵猶無爵也於此可以見王命之重矣內大夫之卒益師首以公子書所以譏魯之用人不以賢而以親視天職爲私職故特書公子以著其罪於此可以見天職之公矣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民之秉彝不可泯滅手足虧折腹心慘傷隱然疾痛非自外至故春秋於大夫之卒必重之嚴之謹書之而不敢遺於此可以見君臣之義矣卒者人之終也得正而斃乎其不得正而斃乎全而歸之乎其不全而歸之乎一觀聖筆森嚴肅厲形神俱竦於此可以見死生之際矣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蓋有不可勝窮者學者不是之求方且尺較寸量耗心於日月瑣碎之例是獨何哉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

禹服周畿要荒蠻夷邈然處於侯甸采衛之外當是時華戎之辨固不待聖人而後明也王道旣衰瓊毳異類始錯居於中國疆土相入蹄踵相交室廬相望習熟見聞寔不知有華戎之辨矣魯號爲禮義

之邦尙招戎狄入內地屈其君之重而與之會則其它蚩蚩者習而不察固其所也春秋懼天下遂忘華戎之辨故書公會戎于潛以警之使人知壇壝之上此爲公而彼爲戎還人心於旣迷過夷狄於方熾涇渭華戎於一言之間此春秋之功所以與天地並歟

夏五月莒人入向

小大之論君子不用之於強弱之間而用之於善惡之際莒之與向微乎微者也填然而鼓勃然而鬪自諸夏視之若蚊蚋之過前曾何足以煩聖人之筆哉然春秋表而出之置於諸國交兵之首非故爲叢脞而敗謹嚴之體也蓋以勢而論則莒向之事誠小以理而論則擅興之罪實大天下有王侯甸男衛地形相錯坐視可乘之利而不敢動是豈畏河山之阻而憚金湯之險哉蓋必有大可畏者而奪其情也今莒之於向一有違言遽敢興師入其國都則是畏心已蕩然無復存矣莒向之事固不足言畏心一亡大防巨限弛壞蕩覆亦何所不至哉春秋書之所以還天下之畏心其旨深矣以強弱爲小大

非知筆削之旨者也

無駭帥師入極

內大夫之不書氏其已賜族者去之所以示義也其未賜族者書之所以紀實也無駭之不氏意者未賜族而紀其實乎何以知之以其卒而知之內大夫之生而不氏者筆削之際固各有義至於卒而不書氏者獨隱公之初無駭與挾而已苟以卒而去氏爲貶邪則是通春秋十二公之時自二人之外舉無可貶者也牙之謀亂遂之殺嫡意如之逐君猶皆不去其族無駭與挾初非有三人之罪何爲恕彼而貶此邪是知二人之卒不書族者蓋因其未賜族而紀其實也以無駭之卒而推無駭之生則不書其氏者實無氏之可書耳帥師入極無王陵弱其罪已著豈待闕其氏然後爲貶哉聖筆之貶稱物平施有因罪而無加罪入之一字旣足以盡無駭之責聖人必不復求有少加之也學者所戒於不遷怒者夫豈止怒甲而遷乙哉雖怒所當怒於其怒之節有毫髮之踰皆遷怒也學者當深觀春秋以察天

理人欲之辨

甲子左傳手記

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志惠公之無嫡也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志隱公之爲次正也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志仲子之歸實後聲子所以貴寵之者非其道也生桓公而惠公薨

是以隱公立而奉之志惠公未有子桓之命奉之者乃在於隱公既

立之後也文約志明蓋如此穀梁子之論允矣等之左氏未免於辭

費也穀梁子謂惠公既勝其邪心而與隱則不然十一年載公之爲公子也與鄭人戰于狐壤是惠公之世隱未嘗爲太子也

隱公元年書非公命者三郎之城則擅興大眾焉翼之盟則私交鄰

國焉至於新作南門抑又甚矣威令至不行於墻屏之間尙何以爲

君蓋不正其位體輕權奪無以檢衛其下也故君子大居正

武姜以寤生而惡莊公以少子而愛叔段此婦人女子之情不可以

理詰者也爲段請制莊公既以險辭之矣懷不能已復欲請京亦

耦國之大都也幹母之蠱不可貞委曲調護勞而不怨庶乎有以慰

母心也乃不復擬議亟使居之其曰姜氏欲之焉辟害筆之簡牘尙有餘怒當時母子之間可知矣城頴之難履霜堅冰之萌其見於斯頴考叔聞莊公之悔而有獻焉及其悔之新欲引之於當道於斯時也無以發之俄而消沮退失者多矣踐誓而隧則非易直之體學之病也

隱公之世王章槩有存者虢鄭爭政而莊公俯就其左猶以王官爲重也石厚欲定州吁而朝陳請覲則猶以王覲爲寵也伐宋名以不王則王職猶共也討蔡衛郕名以不會王命則王事猶嚴也祭仲論京不度則過制之城猶未眾也無駭卒始請族則世官之傲猶未遠也魯鄭易田之議閱二世而始成則猶難於專地也鄭不改縣許而使大夫監之則猶疑於滅國也泰山之有祊則巡守之蹟猶可復也九宗五正之有後則封建之制猶可尋也蓋隱公之元距平王之東遷四十九年矣弛廢隊失日銷月鑠歷五十載可見者猶若是况東遷之初乎君子是以責平王之無志也

周之東遷晉鄭焉依父兄國人所共悉也文侯沒而晉衰矣然霸國之餘業故家遺俗未改苟同其憂而除其偏王室豈無所馮藉鄭莊固不逮父祖其智略猶足倚也平桓以來於是二國奪其政焉取其田焉助其蝨賊而伐其本根焉其柄政者乃將亡之號而有寵者乃方亂之陳也以其所予奪親疎者觀之王靈不競抑有由矣周公告成王曰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此馭世之大柄也萬國並列苟無以識別其向背臧否之實屏衛者安得不退志跋扈者安得不動心乎是故左晉鄭而右號陳周之所以不能保其天下也擴高國而崇陳氏齊之所以不能保國也遠杜洩而邇豎牛叔孫氏之所以不能保其家也晉楚齊秦並爲大國春秋之初晉判爲二骨肉相攻秦始得雍方自封殖皆未遑外事楚雖浸盛近其四旁申息之屬嘉好征伐猶見於傳則其患亦未迫也獨齊僖國家閒暇力最有餘瓦壁之盟駸駸乎有糾合夏盟之意人或謂之小伯鄭地雖褊莊公權譎於輩流爲小出其會盟侵伐每與齊相首尾故天下之勢頗向